

# 藝術遇上學術

## 都因何式凝的愛與勇

### 何式凝博士

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，中港兩地少有的性別及性慾研究專家，近作有與曾家達合著的Sex and Desire in Hong Kong和《情慾、倫理與權力：香港兩性問題報告》。何式凝2007年遊學日本意外跌傷手腕後，開始反思自己的學術與人生。她拍攝紀錄片，打破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，建立新的社會研究方法。她遊走於藝術與學術間，借助影像呈現與詮釋女性的情慾和渴望，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家庭新關係。  
何式凝個人網站：  
<http://sikyingho.socialwork.hku.hk/>



那篇訪問，把一個女人在情感上遭遇的荊棘寫得無遮無擋。一夜之間，所有人都知道了何式凝情路裡的細節。她坦言覺得記者寫得很好。但因自己從未試過被寫出這麼多細節，所以初初看到，她有些shock。「但後來又覺得，都是我講出來的啊。」一開始時也會想，糟了，怎麼講了這麼多，但其後漸漸覺得，既然自己是想代表一種自由女性的生活，「那為何不可以跳一拍裸體舞呢？」對何式凝而言，將隱私展露人前，無非就是那一拍的裸體舞。

她的豁達瀟灑，三言兩語間就能令你感受到。「其實一個女人，有時真的應該有勇氣在人前跳一拍裸體舞，被人看到了所有，so what？」何式凝很清楚，如果那麼怕醜，那就真的甚麼都不用做。「那根本我現在做的事，也都不需要做了。」她一向坦白，當然有人會覺得她蠢，但她能夠確認，那不是蠢。「就算我做錯了一件事，那也就是在人前裸露了一拍，對我而言，我ok的。」唯一的擔心，是與劇場演出有關，擔心一起工作的團隊覺得自己unprofessional；再有的顧慮則是被牽涉到的人們——他們的感受、反應。「那讓我覺得有點尷尬。」但何式凝又說：「At the same time，我認為這是很好的經歷。因為我可以問自己，我為甚麼不可以這樣？我根本一直是這樣。」

一些陌生人寫信給何式凝，多謝她能站出來為「小眾」講話。她說：「我也會困惑，究竟我為甚麼樣的小眾講話了？」想來是由於她毫不避忌自己同有婦之夫拍拖，又有過一個同性戀男友。「In any case，有人認為你為他們做了事。」Facebook上，不少人留言給她，說希望像她這樣生活，自己喜歡講甚麼就把甚麼講出來。

「我想其實很多人有苦戀的感受，而我，就像按了個鍵，代替她們講出那些話。」因為大多數的苦戀並沒有人有興趣聽，那些身在其中的人，無法釋懷亦不知該怎樣表達。何式凝認為自己的表達方式是藝術，或者寫作。「而有些人恰好認為，我講出了她們心底的話，我覺得這是好事。因為本來你以為是完全尷尬的一件事，會影響到你的image不夠專業，或者身邊朋友會覺得你蠢，但turn out卻帶來意想不到的支持。」是這些支持，令何式凝進一步思考：「我為甚麼公開敢講這些？」她相信很多人和她一樣孤單，又或在感情上受過傷害，不知如何打懷化解。

她說：「我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平台。」替這個社會中的一些女性講出苦澀心聲的平台——原來，一拍裸舞，真的可以跳得美麗。



《何式性望愛》多媒體劇場



### 學術·藝術·性·愛

之所以會有多媒體劇場《何式性望愛》，是因為何式凝一直致力於將藝術與學術結合。她不想只寫國際期刊的那些article，而想用藝術形式表達自己的研究。「譬如做film，或是教學時和學生一起做show。」她一直認為，教育也應該用上藝術。「為甚麼課室不可以利用theatre的方式教書？為甚麼學生就只能坐在椅子上？」藝術、學術、和性，在她看來，從來便可以相互打通。

「所以這次做劇場，將性的主題擺在前面。」何式凝想做的，是三樣東西的結合——而結合出來的，就是所謂「何式性望愛」。她將自己一直以來對性與愛的看法，透過一個「多元性關係」的主題，架構給觀眾。她希望觀眾了解，性與愛的出路，要透過「多元性關係」的理念去體驗。

「愛」在婚姻關係中很難發展下去，是因為被建制、責任、家庭等因素捆綁得無法呼吸，所以「婚姻是愛情的墳墓」，而在兩人關係的僵化、生活的節奏環境乃至pattern之中，「性」的表達也變得很難，所以才会有男人找妓女。何式凝的劇場體驗中，同樣有性工作者的工作體驗——「她們看盡了香港男人如何面對『性』，那些故事有血

### 「他是我創作的泉源」

或許每個人的人生都一定會發生一些事、遇到一些人、出現一些問題，頭破血流全盤推翻之後，再去冷靜省視之後的路要怎樣走。對何式凝來說，生命最初遇到的那個最重要的人，偏偏只愛男人，就是這樣一種劫數。

她說：「正巧我是做學術的，所以我就去在社會理論、學術範疇、知識生產範疇找一些解決方法，但如果我不是，可能就會接受輔導，也可能會精神失常會憂鬱。」在她看來，憂鬱其實也是好的。「因為那就會去求助那些臨床心理學家，而那些人會帶你用另一種方法去了解世界。」困境與其後的解決方式加在一起，才會形塑出之後的人生。何式凝認為：「如果從未遇到這些問題，那麼其實很難建立起一種對自己的看法。」

人總需要某個契機去認識到世界的本來面目——即使不是戀情困局，也可能會是家人親朋的其他問題。「這些是幫你建立自己身份的重要元素。正因為這些際遇，你才知道，『我』想怎樣，『我』是誰。」否則，一路都面目模糊。

何式凝說：「我相信他是我創作的泉源。」有恨過麼？「又沒至於承認是恨，但那是很bitter的情緒。」且不會輕易和人去講——新的朋友當然不會講這些，舊的朋友像是明哥（黃耀明）那些更不必事事重提，那可以和誰講呢？訪問出來之後，新

有淚、有笑有淚，其中的可悲、可愛、可笑，種種的矛盾……」

何式凝認為，「多元性關係」是一條讓性和愛繼續保持生命力的出路。「當然不是說一定要有新的伴侶，那只是一種態度。」一種在彼此的關係中允許對方有自由、空間、距離並獲得足夠尊重的態度。她進而解釋道：「如果一段婚姻中能有這種健康的態度，都已經不是一般的婚姻。」

曾經，在訪問中，她有個沒講完的故事，就是關於婚姻。何式凝笑說：「那報道只寫了故事的開頭。」但乍看之下，人們會錯覺幾十年不談婚姻的她，是否如今也會很嫁。其實完整的版本，是她和已婚的男友十幾年從沒提過婚姻，最近剛好聊起她的一個學生才29歲，卻嫁了個年紀很大的男人。何式凝吐槽：「男人到了這個年紀，想再結婚，還是能找個29歲的。」男友回應說：「這個很logical，if I become single again，可能都會這麼做。」她當然立時反彈：「不是吧……你該不會是想說if you become single again會娶個嘍妹吧！」他答：「我會娶someone like you。」她機敏回嘴：「直接you囉！」

加坡一位朋友對她說：「其實我知道了，你一直都很想講，是不是？潛意識裡一直覺得他欠了你？是不是？」何式凝當場時就哭到難以自抑。

可能吧。她淡淡地說：「可能我心裡始終覺得他對我不夠好。」

正因為她從沒完全放開過這種期望，正因為他們共同經歷過那麼多事情，她才會在某些時刻感到劇烈失望——並不是他真的做了甚麼事傷她，只是她畢竟是個女人，她會覺得：「他為何不能generous一些呢？多體諒些我的感受，那樣我的人生會好很多。」

如果他要的是彼此一年中見一次面喝一次茶，那麼她情願不要。她會想的是：「為甚麼你一年中除了喝一次茶，不能打個電話給我呢？」但後來她知道了他就是做不到。「於是，我覺得大家遙遙對望，也是一種方式。那麼我可以利用這個distance，去搞創作，通過藝術，將一些痛苦的事，變得有美感。」

所有的堅強與自我緩解，都只不過是因為愛。何式凝說，如果她的人生不用這個人作為起點去解釋，那她都不知道該用甚麼作為起點去講。「個個學生都問我，為何你講這些理論、讀這些書、在社會上講這些話、無端端去搞這些研究。」該怎麼回答？不過是因為背後有過那樣一段愛。好友明哥出櫃一周年，她方才醒悟，原來自

他說：「難道你有興趣結婚？」

她說：「我不是有興趣結婚，而是如果你真的娶個嘍妹，我會受不了囉。那我寧願即刻報名。」

他笑道：「I'm so honor，不過如果真是那樣，我們的婚姻當然不會是conventional marriage。」

她則說：「Maybe even我們都不必call it a marriage。」

原來不過是對非典型伴侶之間的一場speed talk——雖然裡面的確帶出了一點點「考慮一下我」的味道，但清醒如何式凝，內心非常明確，首先是對方根本不會become single again，再者兩人都是事業型，都有自己從朝忙到晚的工作，所謂「婚姻」，可能根本就不是適合他們的關係。

何式凝說：「我不是反對婚姻，但我會思考，婚姻是否可以有些革命性？是否可以keep到一些更永恆的關係。」這女子心目中的婚姻定義，始終與世俗有些slightly difference。



### 擁有方知遺憾

沒有過婚姻，對何式凝來說稱不上遺憾，但從未生養過孩子的遺憾，或許是直到有了侄孫後才發現的。她稱兩歲半的侄孫為自己的王子。「有了王子之後，我真的覺得人生沒有遺憾了，有了他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我的心，是可以這樣去愛一個小朋友的。我是可以的。有了他，我才知道——如果沒有他，我真的有遺憾的，只不過我不知道。」人生往往如此，正因為後來「擁有」過，方才會知道「假若未曾擁有」，該有多遺憾。

不過既然如今上天給了這位勇敢女子這樣完滿的禮物，便也真的無需遺憾了吧？何式凝笑得溫柔。女人到了這個年齡，有所愛，有小王子，又身體平安，大概已該知足。



何式凝